

旋转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论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

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徐 蕾

[摘要] 村上春树是活跃于当代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翻译家,他的作品以非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而被大家所熟知,早期的《挪威的森林》是其唯一一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长篇小说。而同时期的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也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可以认为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加入了非现实性的元素来溶合成整体。本文则具体分析村上春树如何将现实与非现实融合在这部作品中,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容,探索出了作家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关键词] 村上春树 现实主义 非现实 旋转木马鏖战记

引 言

《旋转木马鏖战记》是作家村上春树于1983年10月至1984年12月发表在杂志《IN.POCKET》上的第四部短篇集,也是他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集,是其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的一个练笔。村上春树为了强调《旋转木马鏖战记》的现实主义特点,特意为它做了一个“序”,这种序言是他所有其他短篇小说集都没有出现过的。并且在这个序言中,村上春树特意强调这里收录的文章都是基于事实的。然而,村上春树本人对这部小说集进行解读时,坦言“这里所写的东西基本都是虚假的(笔者译)^[1]”。“现实”与“非现实”究竟在这部短篇集中如何表现的?作者这样写的用意何在?都可以说是饶有兴趣的话题。

本论文以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现实”与“非现实”的关系作为出发点,立足文本来理清村上是如何在不破坏现实主义框架的前提下,将“现实”与“非现实”进行互补融合的,并讨论村上做这一尝试的目的和意义。

首先梳理一下有关这个短篇集的相关研究。

对《旋转木马鏖战记》这一短篇集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主要关注其主题,关井光男指出:村上春树的《旋转木马鏖战记》,将日常的曲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高桥世织认为该小说主题在于距离,比如作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很多都是用“距离”来象征的。林少华则认为小说表现出人生是否是徒劳的这一主题。

除此之外,该短篇集一共由九篇小说构成,但是对其中单篇小说的相关研究基本限于《背带短裤》。从教材的可能性和潜在价值的角度,足立悦男指出,在《背带短裤》中女儿叙述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呈现的是“说——听”的双层结构,并分析了这种结构的特点和作用。从小说内容的角度,安藤宏和酒井英行都指出此小说是“主妇自立”的故事。安藤宏认为,“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现代最大的‘悲剧’形态即苦恼与挫折都无法成立,作家意识到一个课题即如何描绘出人们相互之间非常模糊的距离感(笔者译)^[2]”。加藤典洋指出,“背带短裤几乎就可以说是女性的性器官,也是父亲的‘情妇’(笔者译)^[3]”。可以说《背带短裤》是一部关于女性自立的故事这一结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定论。

1 故事中的非现实

《背带短裤》中描述的是“我”听到的妻子朋友的故事。“她”母亲去德国出差时，“她”父亲想要背带短裤作为礼物。而店家的规矩是顾客必须亲临以便量体裁衣。“她”母亲为了买到背带短裤而邀请一位和“她”父亲体型相似的德国男子去代替量身。在与丈夫体型相近的人试短裤的短短三十分钟时间内，“她”母亲对“她”父亲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厌恶，这位母亲决心与丈夫离婚。但是“她”母亲却自始至终没弄清楚为什么决定离婚，始终处于混乱之中。妻子朋友最后说母亲下定决心离婚的关键就在于背带短裤。

对于这个看似离奇故事情节，酒井英行认为：可以将这位母亲比作“背带短裤”，丈夫与女儿为了穿上适合自己“体型”的“背带短裤”，对母亲进行了“细微调整”（笔者译）^[4]。可以说这是为调适身在男性中心社会自己的“体型”而对妻子施行的“细微调整”。因此在德国卖背带短裤的小店里，母亲所看到的正是自己形象本身。德国人因为与丈夫“一致体型”而被店里的人“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背带短裤本身就是母亲的形象。因此，文章的最后妻子同学及“我”一致认为，问题关键在于短裤，通过短裤母亲获得了自立。

这个故事虽然看似情节离奇，但是通过推导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前后的因果关系，可以认为是现实中很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小说中的当事人——母亲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获得自立的真正原因所在，一直处于混乱当中。正因为内心的困惑才导致她出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这让读者读来有种非现实的感觉。可以说，村上在本篇小说中营造非现实感的方法是对前因后果推理过程的省略。

《出租车上的男人》中，“我”曾经是为杂志社做画廊采访的临时工，一位画廊女主人向“我”讲述了“她”见过的最有冲击力的画作《出租车上的男人》。“她”买下《出租车上的男人》的原因是在“男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与他产生了共鸣。在

“她”结束不愉快的美国生活时，“她”烧毁了这幅画而释放了被困在出租车上的男人，也象征着从困境中释放了自己。后来在雅典“她”竟真与“男人”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车。

在异国他乡真的遇见了画中的男人，并且正如画中一样，恰好发生在出租车中，这可以说是超级小概率的事件，现实中很难出现这样的巧合，可以认为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处理，村上在本篇小说中营造非现实感的方法就是这种近乎奇谭的偶遇。

《游泳池畔》中，“他”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他”强行将35岁定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他”对人生的认识与在五十米泳池中学到的一样，即：“无论事物看起来多么高大，无论与其对抗的自我意志多么渺小，只要五米五米切分下去，都不是不可能的”^[5]（笔者译）。“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即35岁之前的人生是“那一侧”的人生。其实“他”无论事业还是家庭都很成功，可以说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但问题是“他”总感觉自己体内有什么无法把握，在最后独坐时“他”潸然泪下。

“他”的人生从大众的视角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可谓十分成功。然而，我们作为读者还是从“他”的描述中体会到了一种奇妙的异常，奇妙的缺损。“他”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潸然泪下。小说也从环境方面对此进行了侧面的衬托：“从上面静静俯视，觉得游泳池正在一点点失去作为游泳池的现实感，我想大概是池水过于透明的缘故。由于游泳池的水清澈得超乎需要，水面与水底之间看起来仿佛生出空白部分”（村上春树，2004：80）（笔者译）。满满的泳池生出了空白，就如同“他”满满的人生生出空缺一样，使得小说出现了非现实感。村上在本篇小说中营造非现实感的方法可以总结为本应密实的事物出现的空缺感。

《献给已故的公主》中写到，“她”是一位才貌兼备的人，很会伤害他人。“我”从看到“她”第一眼开始就无缘无故讨厌“她”。在年幼孩子夭折后，“她”一蹶不振。“她”的丈夫希望“我”作为朋友能打电话安慰“她”一下，然而“我”却迟迟没有打电话。

小说中的非现实感正来自“我”对于“她”的偏

见。关于“她”被宠坏这一点,文章从开篇起使用大量笔墨写了她是如何被宠坏的,“我”觉得“她”娇生惯养,“看第一眼我就讨厌她。在被宠坏上面我算是个小小的权威,因此对于她是如何被宠坏的是了如指掌”(村上春树,2004:91)(笔者译)。即使作者费了如此多的笔墨,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作者并没有给出“她”娇生惯养的具体实例,只是“我”觉得自己在被宠坏了的问题上眼光很准确而已。这让读者对“我”的判断的准确性产生了大大的疑问。带着这个疑问,小说的后文也都氤氲在模棱两可之间。比如在后面的关键情节他们同室而眠的场景中,“我”对“她”的想法的猜测是否真的那么准确?“她”真的有主观上让“我”进退两难的恶意?由此,整个“同室而眠”的情景和情节都笼罩着一层深深的非现实性。这种非现实性是由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的叙述所造成的扭曲所带来的。

另外,我们应当注意到,《献给已故的公主》这个篇名不同于作品集中的其他几篇,它本身就有着浓烈的非现实性。这部作品中的“她”,既没有“已故”也不是公主,村上却给这篇小说起了这样一个类似童话一样虚构的篇名,这也是村上暗示着我们要发掘故事背后所隐喻的问题。

《呕吐一九七九》中,“他”坚持不懈每天记日记,因此清楚的记得自己曾连续呕吐了四十天,这期间每天都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说出“他”的名字后就立刻挂断。即使在其他地方上述的两件事也还是继续发生。四十天后上述两件事戛然而止。

这篇小说的非现实性十分明显——持续发生的偶然事件。呕吐这种事情虽说偶然,在现实中还是十分有可能发生的,然而在四十天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发生(并且排除了生病等原因),却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也可以说,村上发现了现实性的故事中包含着细微的非现实裂隙,并通过重复这个故事来复制和扩大这一非现实裂隙,使得这种非现实性变得巨大而引人注目起来。

《避雨》中,“我”在酒吧避雨时遇见了曾经采访过“我”的“她”,“她”讲述了自己为何辞职,以及从辞职到找到新工作约一个月的休假期间的故事。从休假的第十天开始,“她”变得对任何事物

都提不起兴致,独处时有深深的无聊感,并因一个玩笑开始出卖自己的肉体。等重新找到工作后,既有了男朋友也不想收钱同陌生男人睡觉了。

在“她”远离工作的这段时日,“她”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跟平常很不一样,似乎进入了异世界一般。可以说,这段异于平常的生活的描写,是这篇小说非现实性的集中体现。村上通过主人公与现实生活拉远距离,进而从另一角度发现生活中看似非现实的暗部,带给读者一种启发性的阅读体验。

《棒球场》中,“我”通过指导小说写作与“他”结识。“他”讲述了自己住在棒球场旁时的故事。由于喜欢一个女孩,“他”竟然在棒球场对面租了一间屋子来偷窥女孩的生活。然而,在女孩暑假回家后,“他”觉得自己变成了空壳,觉得自己不像之前那样对女孩痴迷了,并且以后再见到这个女孩时,“他”都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惶恐不安。

“他”在进行偷窥行为之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习性,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丧失大部分行动意愿,开始躲避前往公共场合,仿佛被困在异世界中一般。这与《避雨》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由于进入了一种异于以往的生活而表现出了一种非现实性。《避雨》中,主人公是远离日常世界;而在《棒球场》中,主人公却是过于逼近日常世界。“他”的偷窥行为使得自己的视角逼近到别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在这种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有着非现实的因素在其中萌动。

《猎刀》中,“我”与妻子的房间隔壁住着一对母子,其中的青年坐在轮椅上。平时都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夜里“我”注意到只有轮椅青年一个人在眺望海。聊天之后青年问“我”对刀是否熟悉,之后拿出一把刀,通过聊天得知,青年的命运是由别人来决定的,他没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意志。青年有一天特别想要一把刀,买来却不知有何用。并且瞒着家人,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说经常梦见刀刺入大脑的内侧。

这对母子的举止怪异,小说的行文每涉及到他们,便会显得几分诡异。“我”也提到,“我时不时觉得他们的一切都是幻影”(村上春树,2004:185)(笔者

译)。因此,这部小说的非现实性也比较明显,就是集中体现在这对母子身上。其实,这篇小说与《避雨》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对母子的生活远离平常人的生活,正如《避雨》女主人公辞职之后的生活状态一样,由远离日常生活而显现出非现实性。

另外,村上编纂自己的作品全集时,《沉默》(《列克星敦的幽灵》短篇集)也被收入了《旋转木马鏖战记》。《沉默》的故事结构类似《出租车上的男人》,都是“我”发问并倾听对方大段的回忆。结尾有些像《猎刀》,以讲述者经常做的一个噩梦作结。这是一部很明显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因此在全集中收入这个短篇集也是合理的。这部作品中隐藏的非现实性与《棒球场》类似,主人公在被周围的人孤立,被施以冷暴力之时,内心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心境,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被放逐到了异世界一般。这种内心世界产生了异化的精神状态与《棒球场》是类似的。本论文以村上初次发行的《旋转木马鏖战记》单行本的篇目为准,因此对于《沉默》不再展开论述。

2 非现实中的现实

整体上来讲,村上在这些小说中暗藏的非现实性,并没有破坏它们的现实主义色彩,反而是增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村上在这部短篇集中对现实主义创作进行了创新性改造,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因此为他之后的现实主义巨著《挪威的森林》打下了基础。村上的创新性改造主要就是如前文所述,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融入非现实性。这种融入了非现实性的现实主义,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是能写出传统现实主义无法表达的内容;二是使得现实更加真实。下面还是具体到每篇小说来看看非现实性是如何反哺现实性的。为了论文的论述脉络清晰,下面的论述不再按照短篇集的篇目顺序。

首先是通过非现实性叙述来写出传统现实主义无法表达的内容。在这篇短篇集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出租车上的男人》。主人公“她”似乎已经将自己的精神完全寄托到了画上的男人身上,

“她”持有的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她”认为自己释放了他解救了他(通过烧画);另一方面,“她”很不舍得与他分离,因为他似乎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一般;又一方面,“她”很羡慕被释放后,获得自由的他,期盼着自己何时能得到真正的释放;最后,“她”又不能确定他在今后是否走上成功的道路,对他今后的命运持有一种好奇和担心。虽然在现实中实际碰上这位出租车上的男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不禁遐想,如果“她”和他再次相遇,“她”会出现怎样的心潮波动?是叶公好龙式的避之不及?还是自恃是自己释放他而成全了他的人生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抑或是见到充满希望和乐观的他后对自己通过画作产生的错误印象而懊悔?村上在这篇小说中,通过非现实的手法,让“她”和他最终相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也表达出了作者自己的选择。比如作者选择“她”没有逃避,然而被现实惊呆;作者选择他其实是很优秀的演员;作者选择“她”最终得到了真正的释怀,也就是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这些选择,了解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关照。如果不使用非现实的手法让“她”和他相遇,那么这个主题也就无从谈起了。可以说从根本上讲,像《出租车上的男人》中这种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非现实性,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目的。

《呕吐一九七九》中连续呕吐的情节,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真正出现的。这篇小说也是描述了假使发生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经受着连续呕吐的摧残时,丝毫不反省自己之前似乎不太光彩的所作所为。“他”的这个心态反映着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和传统秩序在当下的无力和无奈。比如,人类无节制的耗用能源,随之造成气候异常的后果,然而人类已经无法放弃对能源的依赖。对这个问题人类所作的努力微小而怠慢,而自然的报复似乎也没触及要害。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因连续呕吐而难受,但还是忍了过来,而用呕吐来惩罚“他”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主人公或者说许多类似的人的这种顽劣的性情只有在小说那种极端的情

况下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避雨》和《猎刀》通过将主人公置于一个远离当代平常人生活的境地,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的对立面。当代社会的现实就是,每个人都势不可挡的社会机器所支配,很难想象远离了这种喧嚣会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生活。村上在这些作品中给出的答案流露出某种悲凉。《避雨》说明我们在脱离了强有力的社会意志的支配后,其实并没有形成明确而坚定的自我意志,因而陷入迷茫和放纵。《猎刀》说明我们哪怕表面上暂时离开了喧嚣的社会,而它的力量还是在轻易地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对它的反抗也只如小刀划向空气一般无力。村上的这种悲凉的假设反倒很可能是在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节,这种“提前揭露”式的假设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如何防范陷入这种绝境的启发。这主要依赖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明晰、充实和坚强,印证了村上一贯的关于精神世界的主题。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村上要在非现实性叙述中写出现实主义无法表达的内容,来揭示隐藏于现实背后的更加深刻的意义。下面集中分析一下村上通过非现实性叙述反而使得现实更加真实的例子。

其中的典型作品是《献给已故的公主》。“我”认定女主人公善于玩弄(伤害)他人的情感。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始终没有列举具体的案例,自始至终都是“我”的感慨,惊叹于“她”的骄纵,惊叹于“她”不动声色地把人比如绝境的能力。但是始终没有指出是关于什么事情,把人逼入了怎样的绝境,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怎样一步一步设下陷阱,又怎么样伪装自己不被发觉。这样写是由于作者可能不太容易编纂出这么一个案例,也由于可能叙述起来过于繁琐,并且需要旁白讲解女主的行为的真实意图和其中怎样包藏了恶意,而使得就算有这样的案例,也会被叙述的支离破碎,一点也不精彩,并且可能会使得整个小说喧宾夺主,占去大量的篇幅而没有起到效果。作者这么完全通过感慨来为“她”的性格定性,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并且我们会觉得,大约这样不动声色地

把人逼入绝境确实能做到,甚至可以脑补出“她”得胜之后洋洋自得和别人被逼入绝路的狼狈窘迫,从艺术手法上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十分的高明。这种写法让我们联想到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通篇对“她”都在用意象来描绘而产生了朦胧美,甚至这种描写太过模糊,以至于我们大约总能在生活中找到真实的个体在某些方面和这个描写的某个局部有些相像,进而产生一种共鸣,反倒增加了读者读罢后感到的真实感。

又如《背带短裤》这部作品,其最终要讨论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是要我们克服心理障碍,通过交流沟通达成理解与和解。小说讨论的并不是女性独立的问题,因此关于“她”的母亲如何通过背带短裤获得独立的逻辑推导则进行了省略。由于这种省略,读者在初读小说后,不可能立即梳理清楚背带短裤和女性独立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在阅读后文时会一直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认为,读者的这种困惑正是作者村上有意制造的。这种充满困惑的心境也恰恰是“她”的母亲的心境,因此在这里,读者就和作中人物有了心理上的共感,也能更好地体会作中人迈出交流沟通的第一步时的迟疑和最终和解时的如释重负感,使得作品有了直击读者内心的力量。关于“她”的母亲为何如读者一样也一直怀有一种困惑的心境,这里再做一下详细解释。“她”的母亲在挑选背带短裤的过程中,对“她”的父亲的厌恶突然达到了一个爆炸点,以至于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与家庭决裂的“独立”道路。“她”的母亲这个抉择看上去十分果决和坚定,很有女强人雷厉风行的做派,但是“她”的母亲实质上是一个十分优柔的女性。“她”的母亲已经彻底受够了“她”的父亲,只有他们之间必须要决裂这一点是坚定不动摇的,剩下的问题对母亲来说都是令人困惑的。比如,如何向女儿解释以寻求支持,如果女儿反对父母决裂要怎么办,如果父亲以女儿为筹码来哀求她不要决裂怎么办。母亲本质上是害怕这种局面的,她在这种局面下很可能就放弃了和父亲决裂,因此她索性用一种逃避的态度避开了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另外,母亲也没有思考清楚与父亲决裂和与

家庭决裂之间的区别、自己为了迎来独立要舍弃的东西(父亲)和要保护的东西(比如和女儿的关系)、自己独立后的人生规划、以及最本初的一点,为何在挑选背带短裤的过程中对父亲的厌恶达到了极限(这也是读者所困惑的地方。这个逻辑可以用加藤典洋的“男性生殖器论”来解释,或者是说,母亲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脱离了日本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在一种独立自由的社会风气中,束缚自己人生观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限度,因此母亲才迎来了独立意识这种人生观的突破)。母亲正是怀着如此复杂的心境生活的,因此也在躲避之前生活的一切,包括女儿。而且随着逃避女儿渐久,母亲的愧疚也与日俱增,也就更加害怕见到女儿,陷入恶性循环。然而,在和女儿沟通后,母亲轻易地获得了原谅,这说明母亲之前的逃避是愚蠢的。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逃避沟通是这些悲惨生活的总根源,从而证明了村上的通过沟通达成相互理解来克服精神世界磨难的理论的正确性。

《游泳池畔》通过非现实性叙述写出“他”充实的人生中存在着缺损。这种缺损其实很明显,就是内心精神世界灵魂归宿的缺失。“他”在物质世界中有着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动力,并对自己在物质世界的位置进行不断的定位,还会不断切分小目标来不断地激励自己向着最终目标前进下去。然而,从作品中看来,“他”很少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设立目标,因此也无从对自己在精神世界的位置进行定位。可以说是在精神世界中骑着旋转木马原地兜圈。在这部小说集的后记中,村上指出:“在这部短篇集中谈论最多的作品是《游泳池畔》,很多人跑到我这里,说在那个故事有一种真实感”(村上春树,1991:XII)(笔者译)。这说明了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因此才能引起这样的共鸣。也就是说,在浮躁功利的当代社会,大家都在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在物质世界拼命索求,然而在这种喧嚣背后,却难免感到失落与悲凉。村上正是通过非现实性的叙述,使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得到关注。

可见,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都包含非现实,正如村上所言,“我来记录其他人的话,但其实那都是捏造的故事,我只是利用了边听边记录这一形

式,所以说这些小说都是被创作的‘小说’”(村上春树,1991:XI)(笔者译)。“我在这里想做的就是试着用完全的谎言来涂固现实主义,在陈词滥调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试着用我的方法让它复活”(村上春树,1991:XI)(笔者译)。

3 村上春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认识

在这个短篇集的序言中,村上写道,“将这里收录的文章称为小说,对此我多少有点抵触感。再说得明了些,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村上春树,2004:9)(笔者译)。“这些一连串的文章——姑且称之为随笔吧……”(村上春树,2004:10)(笔者译)。在此,村上刻意否认及隐瞒这些小说的“小说性”,而将之称为“随笔”,相应地,这些小说中的“我”与村上本人的一致性就相应地被增强了。也正如序言所说:“我从很多人口中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将其写成文章”(村上春树,2004:9)(笔者译)。这部短篇集中的小说,都是在记录“我”这个作家所听到看到的一些见闻。这些见闻多是别人的故事,而“我”将其记录下来。

然而,“我”作为一个听者和复述者,并没有对这些故事做出严肃的评价。正如杰·鲁宾所说,“在那些读者或许期望‘我’提供点‘真知灼见’或者为局促不安的故事讲述者提点建议的地方,他却通常显得跟别人一样困惑不解,一直到最后都不会有任何清楚斩截的结论”^[6](笔者译)。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读到的“我”,或者说是文学作品中的“村上”,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而不是一个善于下结论的人。“说实话,较之自己说什么,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村上春树,2004:11)(笔者译)。由于善于聆听,因此有助于其小说创作;而由于其从事小说创作,也吸引人们来向他诉说。人们大约把小说家看成了类似心理医生一类的角色,“人们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推给他,而没有一个人能体察他的心情”(村上春树,2004:12)(笔者译)。村上固然“善于从别人的话中找出妙趣”,然而人们的劈头盖脸一般的“倾诉”当然也给村上带来了不少烦恼,“沉渣还是在自己体内沉积着”(村上春树,2004:13)(笔者译)。

在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他也写了类似的话，“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向我诉说着什么，犹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然后再也不返回。……而现在，我准备说点什么”^[7]（笔者译）。

可以说，村上的早期创作，是源于他体内积攒的这些故事“希望道出”，这是一种本初的，倾吐和写作的冲动。其实，与其说这些故事自己“希望道出”，其实还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些故事的原本讲述者，希望道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他们在自己的某些经历之中，得到了启发或者感到了困惑，因此才希望向村上倾吐，而村上可以简单的作为一个中转者，把这些故事传递给他的读者，于是他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相同的启发或者感到相同的困惑，无需村上作过多说明和分析。这也是他早期作品中的“我”很少直接流露自己观点和感情的一个原因。

当然，村上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也出色地完成了作家该做的文学方面的努力，以更好的向读者讲述这些故事，其中包括分解、重构故事，甚至虚构。《旋转木马鏖战记》全集其实都是“向壁虚构”，但是从中我们感到了实打实的真实感，杰·鲁宾说，“这部集子在复制一种‘干巴巴’现实主义方面可说做得非常成功”（杰·鲁宾，2006：119）（笔者译）。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村上所要提供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即直接让读者直面“现实”，直接让“现实”来冲击读者的心灵，这就是“‘干巴巴’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这个意义在故事中获得，而不在作者的评语里，相反，作者主观性的评论，反倒会破坏这种“现实性”。

《棒球场》这篇小说中流露了许多作者村上本人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看法，格外值得重视。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体现出了很强的元小说性，即作者在其中写的不是小说的故事本身，而是在讨论怎么创作小说怎么评判小说这些方法论的内容。这些内容被村上安排成了“我”去评价和指导“他”的小说习作的情节。“他”的作品大致上写的是夫妻两人度假吃蟹，丈夫呕吐出了虫子，而妻子却没事的故事。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村上对其的评价有两点，一点是小说完全平铺直叙，没有张

弛起伏，另一点是这篇小说带有完全无法修改的那类缺点。在评价完“他”的作品存在完全无法修改的那类缺点后，村上进一步指出，“他”的小说缺乏动人心弦的地方。这一点可以认为是村上本人对现实主义失望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后，随着信息的爆炸，每个人的见识也都随之极大丰富，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再现出来的现实，无论多么精彩，在见多识广的读者面前都是难以动人心弦的。因此村上认为对现实主义进行创新的需求还是很迫切的。

《棒球场》的后半部分，“他”进行偷窥的情节，也暗藏了村上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可以说，读者在阅读现实主义作品时，也是在对作中人的生活进行窥视。村上指出，这种窥视有时会让窥视者产生严重的不适感。产生不适感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我们将现实生活无限放大以后，我们的视界里呈现的都是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繁琐、粗陋的细节。就如屎尿一般，在放大后不可避免的映入眼帘，缺乏意义和美感，令人作呕。因此，完全的遵循现实，再现现实，是不可取的。二是，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下，真实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讲是丑陋可鄙的。随着社会的飞速前进，社会中荒诞和扭曲的一面也被飞速的扩大化，现代主义的这种看法才会被广泛地认可。而按照现代主义理念看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显得表现力不足，需要与时俱进做出改变。可以说，村上对现实主义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巧妙地隐藏在了这篇小说中了。

4 结 语

由上可知，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与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旋转木马鏖战记》被认为是他现实主义练笔的成果。我们可以认为村上对现实主义的改造基本上是保守和温和的。即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加入了非现实性的元素来融合成整体。《旋转木马鏖战记》就如同旋转在现实与非现实间的木马，巧妙地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得其作品能在老旧的现实主义载体下，揭示出完全现代化的文学意义。

注

- [1]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全作品 1979-1989⑤短篇集Ⅱ[M]. 東京: 講談社, 1991: X.
- [2] 安藤宏. 「レーダーホーゼン」—『回転木馬のデッドヒート』所収—「関係」からの遁走[J].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 1998(43): 158.
- [3] 加藤典洋. 村上春樹の短編を英語で読む1979~2011[M]. 東京: 株式会社講談社, 2011: 377-378.
- [4] 酒井英行. 村上春樹 分身との戯れ[M]. 東京: 翰林書房, 2001: 99.
- [5] 村上春樹. 回転木馬のデッド・ヒート[M]. 東京: 講談社, 2004: 64.
- [6] 杰·鲁宾. 倾听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 冯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19.
- [7] 村上春樹. 風の歌を聴け[M]. 東京: 講談社, 1982: 8.

参考文献

-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三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
-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2).
- 村上春樹. 《旋转木马鏖战记》[M]. 林少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村上春樹. 若い読者のための短編小説案内[M]. 東京: 文藝春秋, 1997.
- 村上春樹. 夢を見るために毎朝僕は目覚めるのです 村上春樹インタビュー集1997-2011[M]. 東京: 文藝春秋, 2012.
- 村上春樹. 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M]. 東京: 新潮社, 2016.
- 村上春樹を読み解く会著. 短篇で読み解く村上春樹[M]. 東京: マガジンランド, 2007.
- 村上春樹研究会. 村上春樹作品研究事典[M]. 東京: 鼎書房, 2001.
- 足立悦男. 村上春樹「レーダーホーゼン」論—教材としての可能性[C]//馬場重行, 佐野正俊. <教室>の中の村上春樹. 東京: 株式会社シナノ, 2011.
- 高橋世織. 「回転木馬のデッドヒート」—距離の主題とその変奏(ディスタンス・バリエーション)[C]//栗坪良樹, 柘植光彦編. 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02. 東京: 若草書房, 1999.
- 関井光男. 回転木馬のデッドヒート[C]//加藤典洋他. 群像日本の作家26村上春樹. 東京: 小学館, 1997.

作者简介: 徐蕾(1986—) 女 汉族 山东财经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xuxh8899@163.com

Rotating between "Reality" and "Unreality": On Murakami Haruki'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Kaiten Mokuba no Deddo Hi-to*

Abstract: Murakami Haruki is a well-known writer and translator who is active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His works are known for a non-realistic writing style. The early *Norueei no mori* is the only novel written using realism. In the same period,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Kaiten mokuba no deddo hi-to* is also written in a realistic way. The realism in Murakami's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egration by adding nonrealistic elemen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alis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how Murakami Haruki expanded the content of realism, by combining "reality" and "unreality" in this work, and explore the writer's unique realistic creative ideas.

Keywords: Murakami Haruki; realism; unreality; *Kaiten mokuba no deddo hi-to*

Author's Information:

Xu Le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6

Lecturer a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xuxh8899@163.com